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

白天摇街打滑 黑夜点灯剥麻

王守俊

上小学的儿子白天在外头“疯了一天”,晚上该睡觉了,突然想起来作业还没写,这可怎么办呢?于是赶紧从床上爬起来,急三火四地忙活着写作业。老婆气不打一处来,说:“你这是白天摇街打滑儿,黑夜点灯剥麻啊!”

“打滑儿”,是打出溜滑儿的意思。隆冬时节,大雪之后行人踏雪而行,有些路面变得很光滑,紧跑上两步小碎步,一侧身的同时两脚并排着地向前滑行的动作,就叫“打出溜滑儿”。“打出溜滑儿”属于微型的滑冰运动,是孩子们冬天消遣的一大乐趣;也有很多人童心未泯,一看到光滑的地面就来上一下子,有时掌握不好身体平衡容易摔个屁股墩儿。“打滑儿”在这里引申义为到处闲逛。“摇”在胶东方言里是“四处,到处”的意思,也形象地描绘出无所事事东游西逛的样子。

“点灯”,此处的“灯”指的是豆油灯或煤油灯。以前人们在晚上都是点豆油照明,后来改用煤油,大家叫火油。为了节省,早早的就熄灯,“点灯熬油”会让勤俭持家的人心疼的。“剥(方言读bā)麻”原意指的是将麻杆儿上的麻皮儿剥下来,晒干扎成捆儿整理好,以备搓麻绳等使用。在这里用的是引申义,指的是情况紧急没有准备仓促上阵,有点临时抱佛脚的意味。

这句话带有明显的贬义,意思就是说,白天里不干正事儿四处游逛,到了晚上点灯熬油“打夜做”。讽刺的是这种人:该干正事的时候不去干,到了非干不可的程度,就手忙脚乱,甚至耽误事儿。因此,家长们经常这样来嗔怪“贪玩儿”的或是“耽误事儿”的孩子。

更深一步也可以理解成:有充足的时间干事情,能做好而不去做,等到不得不做的时候,只能应付了事,肯定是做不好的。这句俗语对比鲜明活泼生动,告诫大家合理地利用时间,做该做的事情,更重要的是做好该做的事情。这肯定不是仅仅指“孩子们的事儿”了,大到修桥铺路,小到居家过日子,都得认这个理儿不是吗?

大碗茶汤香

周子元

前两天儿子又给我送来了一大包桃酥,说这次加工时增添了核桃仁,是名符其实的核桃酥,保准能喝出茶汤味儿来。其实他只是听我说过茶汤如何好喝,并没有亲口尝过茶汤的滋味。我当即冲了一碗尝尝,虽然比先前的好喝多了,但不知是什么原因,仍然找不到当年喝大碗茶汤的甜美感觉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,每天早晨上学都要路过西沟街,这条街的南端路东,有个卖茶汤的店铺,店主姓陈,高个儿,很和善,大约有五十多岁的样子,来这里喝茶汤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他陈大爷。有时早晨母亲来不及准备早饭,就给我五分钱,让我去那里喝上一碗再去上学,去的次数多了,也慢慢地成了常客。

陈大爷很勤快也很辛苦,每天很早就要起来忙活,先是生上火把水烧开后,再把大碗一个个地摆放在桌子上,依次往碗里放进等量的原料:炒好了的小米面、核桃酥和少许糖。天亮以后,顾客便陆陆续续地进店了。我每次去得都很早,总能挨个头帮,递上五分钱,陈大爷就给我冲上一大碗,稀稠适宜,喝起来香喷喷、甜丝丝、热乎乎,喝进肚里很惬意,一上午也不觉饿。

我喜欢喝陈大爷做的大碗茶汤,更欣赏他那冲茶汤的娴熟而高超的好手艺。他先把碗里的那个囫囵桃酥捣碎调匀,然后一只手端着大碗,一只手把着盛满开水的大铁壶,碗口离那个戴着铜制龙头的壶嘴老远。只见开水冲进碗里之后,打了几个旋儿便戛然而止。打眼一看,碗里的茶汤满满的,却看不到一点外溢的痕迹,干净利落,简直像表演绝技一样,令人赞美不已。

陈大爷做生意宽宏大气,很能为顾客着想。他在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,如果有的顾客家里的钱不方便,就用粉笔写上名字挂上账,等改日再来时还清就行了。那时人们都很讲仁义守信用,赊账者大都能及时返还,很少有拖欠耍赖的。后来店铺搬家了,再去新地方喝茶汤就不那么方便了。从那以后,市面上卖这类小吃的便越来越见不到了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去济南出差,听说大观园里二楼有家卖茶汤的,我特地专程去买了一大碗,喝上解了解馋。真希望在烟台的市面上,还能找到卖茶汤的,喝出小时候的感觉来。

冬天里抓麻雀

吕富苓

过去农村里冬天闲着没事,男人们扛起了枪去打野兔子,男孩子就抓麻雀烧着吃。抓麻雀有几种方法:

在屋檐下掏麻雀。麻雀窝多筑在屋檐下,麻雀在黑影里是看不见的,农村人会说,看你雀蒙眼,瞎不索索的。夜晚,我们是看不见麻雀出来飞的。冬天,天黑下来后,男孩子就到屋檐下掏麻雀了。大人们吆喝:小心点长虫。一般,一摸一个准,只是多少不等。

下井掏麻雀。清晨,我们去井台打水,刚要放辘轳,会看到麻雀从井里哄哄地飞出来。井的上部分的内壁多用砖砌个一二米,大概麻雀窝就在砖缝里。傍晚,麻雀回窝了。男孩子两腿左右叉开,脚趾在砖缝里,一脚一脚地交替往下挪,去掏麻雀。砖上有的已长满了青苔,潮乎乎的,很滑。下面就是井水,很危险的,一般都不敢让大人们知道,几个孩子搭伙干。也听说过出事的,像现在伏假不让到水库去游泳,有的学生偏要去一样。也有的把辘轳绳钩上吊上粪筐,人在粪筐里,有人挽辘轳往下放,筐里的人在井边掏麻雀。

大雪天扣麻雀。最好是下了几天的大雪,麻雀急于找食吃。把院子扫出一块空地,用约二尺的木棍支上筛子(用竹皮编的分量轻的筛子),筛子下面撒上高粱、饼子渣等吃食之物,木棍上系一根长绳,人扯着绳的另一头,藏在门后。等麻雀来吃食时,人把绳头一扯,筛子就把麻雀扣住了。运气好时,一筛子扣好几只。这正是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”。

麻雀要整个的带着毛在锅底慢火烘烧,肉特别香。俗话说:能吃飞禽一口,不吃走兽半斤。足见麻雀肉的珍贵。男孩子爬在锅台口那专注期待的眼神,那稳坐不动的样子,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因为来之不易,我们女孩子一般只能闻味,看光景。还烫手时,就掏出来,因为趁热更好吃。一掰开,一股肉香扑鼻而来,肉紫红色,去了内脏,小小的麻雀也没有多少肉,男孩子假装给爹爹妈妈爷爷奶奶尝尝,唉,谁舍得沾孩子的那口儿!

雪花又漫天飞舞,少有的几只麻雀在楼前飞着,我又想起了那遥远的童年,那可爱的家乡,那井,那辘轳……

种棵葫芦割瓢用

崔正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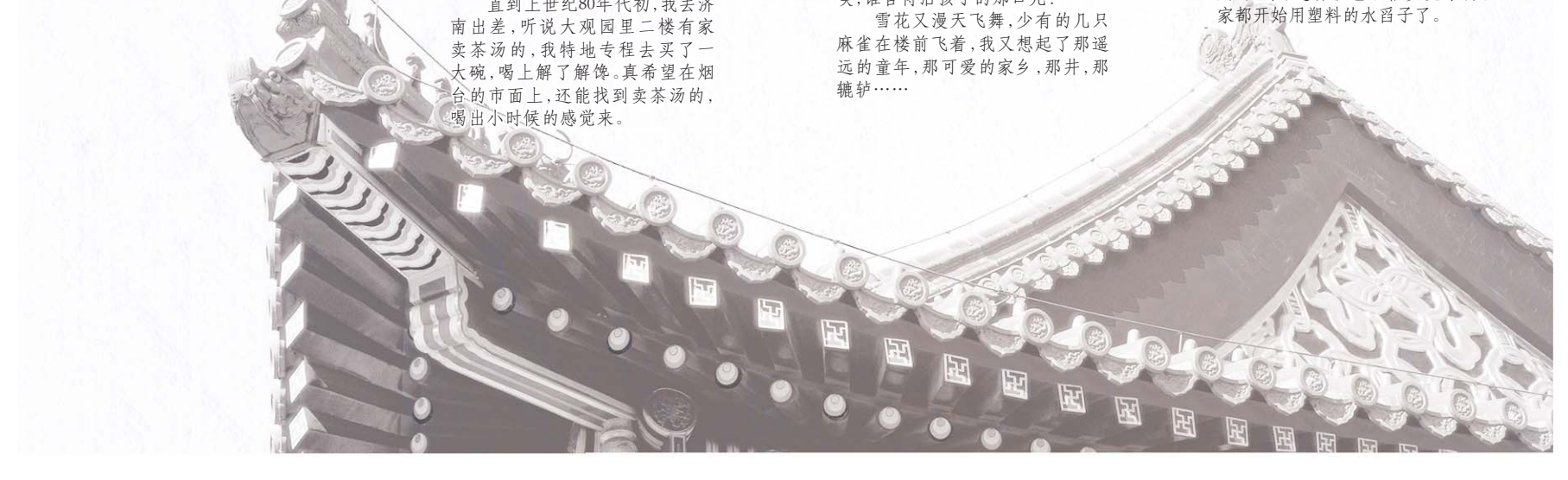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的葫芦,可不是手工艺品观赏用的牙牙葫芦,而是大桃子形有柄的一种瓜。嫩时可炒着吃,老了就可以对半剖开做水瓢用。说来简单,操作起来可就难了。

记得小时候,母亲在房后小院子里,将地刨一刨,施上些圈肥,将在屋子里已生好芽子的葫芦种,轻轻地将芽朝下,放在松软的土壤里。种两三棵,防止虫咬死去或碰撞断苗,浇上点水,敷上土。

每天我都会去看种子是否出土了,那急切的心情,像是今天种了明天即将长出葫芦来似的。终于有一天,等到葫芦苗出土了,那土被种子的绿瓣儿顶裂。又看时两子叶(读了植物学才知道)伸出了土外,接着,见到了阳光就由淡黄色变成了淡绿色,并伸开像飞机翅膀一样的两个圆瓣瓣儿。霎时,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葫芦的形象。然而瓢在哪里呢?母亲骗我,多会儿才能长出瓢来呢?幼小的心灵里,发芽出土就是葫芦,那万事万物不也太简单了吗?要什么长出什么,那不是神话了吗!

慢慢的,人长大了,知识多了,才知道什么事都要有个过程,事情进行或事物发展所经过要有个程序和时间。哦!母亲没给我讲清楚,要经过几个月的生长,发育,施肥,浇水,搭架,做托盘等等呢!

这葫芦架子可不同于西红柿架、黄瓜架、芸豆架、扁豆架等。它需要高架子,像葡萄架子,但比葡萄架子还要结实。因为多个葫芦长大了,重量不能轻视。当葫芦从架子上攀藤着长出小葫芦瓜时,就要给它放正,否则会长偏。然后长大一些了,要用绳绑在架子上,下面放一个草圈成的圆盘,葫芦长大就稳稳地坐在上面了。

秋后,叶子都黄了才能摘下来,几个人扶着用锯割成两半儿。挖出种子、瓤子,大的小的扣在锅里,加水烧火。烧很长时间,我却都等不得了。出锅的时候,看到了放进去的是淡黄色的葫芦,表皮变成了暗黄色。

母亲见后,用针扎了下表皮,说熟了,就开始用碎玻璃刮去外表皮,挖净内部软瓤子,瓢即成了。干透后,大一点的舀水用,小一点的挖面用。如今,这种瓢已经很少见了,大家都开始用塑料的水舀子了。